



◎金曾豪 著

有一个小阁楼



廣東省出版集團
新世紀出版社

有一个小阁楼

中国儿童文学名家作品精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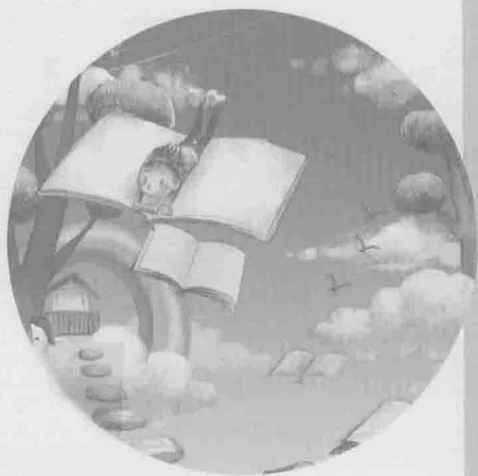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国儿童文学名家作品精选
有一个小阁楼

名家名作随身读

有一个 小阁楼

◎金曾豪 / 著



· 广州 ·

廣東省出版集團
新世紀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有一个小阁楼 / 金曾豪著. —广州: 新世纪出版社,
2013. 7

(名家名作随身读)

ISBN 978 - 7 - 5405 - 7329 - 4

I. ①有… II. ①金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②儿童文学—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 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050701 号



目 录

- 001 / 小巷木屐声
014 / 有一个小阁楼
021 / 河廊下，一条小船
030 / 古董守望者
038 / 绿 墙
051 / 鬼谷野梵花
056 / 白皮箱
063 / 感谢风筝
070 / 书香门第
083 / 因为那片绿草地
097 / 沙 堆
105 / 宠 物
115 / 小鹿波波
125 / 橹声如歌
135 / 夜莺的月亮
139 / 西风白马
149 / 青 角

160 / 雪 冢

168 / 鹰 泪

174 / 天 箫

183 / 八音刀

190 / 呼 鸭

196 / 听 书

201 / 家里的灶头

小巷木屐声

1

我曾经有个偎被窝、睡懒觉的坏习惯。那迷迷糊糊的滋味比喝甜牛奶迷人一百倍！不过，上学迟到、挨批评的滋味可不好受。怎样戒掉这杯“迷魂汤”呢？东东出了个主意，让我临睡前喝三杯开水，让尿憋着逼我早起。一试，不灵，我还是忍不住钻回被窝去。再说，这太危险，一不小心会“画地图”。

咳，要改掉一个坏习惯真难啊！

可是，阿芒说：“不难，一点也不难，只要你写三个字。”他递给我一张纸，纸上写着：

保 证 书

本人保证六点半以前起床，超过时间，阿芒有权用钉子刺本人的屁股。

保证人 楠楠

阿芒眯缝了眼，盯着我的眼睛：“敢不敢？”

我咬了咬嘴唇：“敢。”



当时东东正在旁边画水彩画，阿芒捉住我一只手指蘸了点红颜料，说：“自己按！”

我在“保证人”后头按了一下，忽然想起《白毛女》里的杨白劳，憋不住“咯咯咯”笑起来。

阿芒不笑，一脸严肃，从书包里掏出一根三寸长的钉子，亮闪闪一晃：“看，就是这真家伙！”

东东夺过钉子，装作日本军官的样子，说：“还是乖乖大大的，不然，死啦死啦的！”

这下子阿芒也乐了。

2

第二天清早，在似醒非醒的状态中，我忽然听到一阵呱哒呱哒的声音，自远而近。

啊，是阿芒来了！这是他穿着木屐走在围墙外石板巷子里的声音。那时候，在我们小镇上还见不到海绵拖鞋什么的，天热了，好多人就穿木屐。可四月里穿木屐的人是极少的，好像只有阿芒和他的爸爸。阿芒没有妈妈，他爸爸只会做木匠活，不会做鞋子。

果然是他。听，他在唱山歌哩！

“黄箬壳，青竹篾，
一黄昏编只小斗笠。
蒙蒙雨，雨蒙蒙，
雨打斗笠浙沥沥……”

我蓦地想起了那根亮闪闪的钉子，觉得屁股上一阵麻，便一掀

被子下了床。

外边在下雨，蒙蒙的雨。

围墙的花格子那边晃动着一顶淡黄色的斗笠。

我打开窗子喊：“阿芒，进来！院子门没闩。”

花格子里伸进一只手来，打了个“注意这里”的手势就缩回去了，斗笠也不见了。小巷里又响起呱哒呱哒的木屐声。

花格子里放着一只烘山芋，用一张新鲜的桑叶包着。桑叶上刺着一个“奖”字，对了，必定是用那根钉子刺的。

烘山芋的皮是黑的、硬的，掰开来里头却是黄的、软的，立即窜出一股白气，香得叫人流口水。我把烘山芋拿进屋，放在桌子上，赶紧到院子里漱口。正漱着，听到妈妈在屋里大惊小怪地咕哝：“呀，这是啥？哎哟！”

我满嘴牙膏沫，说不上话。等我回到屋里，那烘山芋已躺在畚箕里了。我把漱口杯碰得山响：“这是阿芒特地送我的！这是对我第一次早起的奖励。”

“那不卫生，吃了肚子痛，你看，妈妈给你买馒头来了。快趁热……”

我背起书包朝外走。妈妈追上来给我馒头，我死活也不要。

到了学校，阿芒问我：“楠楠，烘山芋夹生不夹生？”我支吾了一下，说：“有，有一点。”阿芒用空心拳敲了下额角，“都怪我太性急，夹生了，不好吃。”

我心里很难过，总觉得阿芒受了委屈。



坏习惯要用好习惯来替代。每天早晨，我不再睡回笼觉，一醒来，就期待着阿芒的木屐声。小巷，窄窄的，铺着青石板、黄石板，



石板下边是空的，是阴沟。穿木屐在小巷里走，有几种回声，形成一种特别的韵味。阿芒脚下的木屐是柏树做的，声音比一般杨树木屐的钝一点。呱哒，呱哒，呱哒……似乎包含着一种不容违拗的意思，使人想起阿芒倔强的嘴角。

如果是雨天，木屐声还伴着一首水淋淋的山歌：“黄箬壳，青竹箴，一黄昏编只小斗笠……”歌声由远而近，又由近而远。

如果不是雨天，嘎一声，阿芒就推门进院子来了。他不进屋，把书包放在合欢树下的石条上，自顾自看书，削铅笔。他就是这样的脾气，不爱说话，尤其不高兴主动招呼人。

当阳光照到树冠上，院子里就飘荡起一种橘黄色粉末般的东西。或许这就是书上写的晨曦？合欢树要开好几次花，花是粉红的。小鸟们吵吵着，在花枝间跳来窜去；有的像在思考什么，头侧来侧去。

阿芒在石条上或站或跑，尖起嘴唇用啾啾的口哨和小鸟们对答。我喜欢看他这时候的侧影——眼睛亮晶晶的，仿佛融进了阳光；脸蛋轮廓线上的汗毛，茸茸的，被阳光染成金黄色……

想不到，清晨竟是如此美好！

从此，我再也没有迟到过。每当木屐声响起，我就会毫不犹豫地从小窝里跳出来。

有一天，我没有等到木屐声。

我吃过早饭直奔阿芒家里。

阿芒正在试穿新布鞋。我想起来了，因为天气渐热，穿木屐的人多起来，昨天学校出了个不准穿木屐上学的布告。阿芒穿了布鞋，一副兴高采烈的样子，像麻雀一样跳跳蹦蹦，一会儿用这只脚跳，一会儿用那只脚跳。

阿芒的爸爸是个和木屐一样爽直快乐的大块头，看着儿子的高兴劲，把含在嘴里的米糕一会儿挤到左腮，一会儿挤到右腮，眼睛眯成了一条缝。等到我们要走了，他才说：“且慢！阿芒，还有楠

楠，我这当儿正在想，你们也来想想看：天下最好的补药是啥？”

这问题提得挺突然，我说：“是人参！”阿芒说：“是蜂王浆！”阿芒爸爸直摇头。我又说：“是白木耳！”阿芒说：“是鳗鱼！”阿芒爸爸还是摇头，险些把夹在耳朵上的一小截扁铅笔摇下来。

听我们越猜越荒唐了，他得意地笑起来：“不对！都不对！我说最好的补药是交情、是情分！不相信？昨天放学回来阿芒愁眉苦脸的，今天呢？乐得像跳蚤，因为有鞋了，能上学了。这鞋要是买来的，阿芒哪会这么高兴，我哪会这么心暖？这鞋是隔壁刘二婶大半夜没睡赶出来的。”

我和阿芒不大懂。他又说了：“真难为人家了，阿芒，记着，这鞋要珍惜着穿。听到没有？去吧，去吧！”

补药？这比喻真新鲜，不过，好像不那么贴切。

4

阿芒果然很爱惜这双鞋。走到校门口，他才脱下木屐换上布鞋；放学走出校门，他又换上木屐。

这样，每天一早，我照旧能等到动听的木屐声。

穿木屐凉快，走在麻石街上，呱哒呱哒，没有拖鞋疲沓的调门，听着叫人精神抖擞。

没劲的是我妈不许我穿木屐，她怕我滑跤，怕我脚底嫩，会生什么“鸡眼”。她就是这样，老是唠叨怕什么，怕什么。游泳，她怕我红眼睛，烂耳朵，更怕淹死；骑自行车，她怕我跌了、撞了，和汽车香鼻子了……唉，烦死了。其实，她管不了我那么多。东东说：“男子汉不会骑车多失台型！”阿芒说：“不会游泳，要吃亏的。”真对！避着妈妈眼睛，我什么都干。我当然也有一双木屐，那是阿芒亲手给我做的。我怎么能没有木屐呢？妈妈怎么不想一想，



在一大群穿木屐的男孩子们，夹着一个穿皮拖鞋的人那是多么丧气，多么“现世”。

有一天，我正走上高高的石拱桥，发现妈妈从对面上桥来。我在慌乱中踩到了一块西瓜皮，跌倒了，滚到桥堍。妈妈奔过来，惊叫起来：“血！血！”

我扭伤了脚踝，头上破了点皮，没啥大不了的，可我妈妈心疼得要命，挂了急诊，嚷着叫医生给我输血。

从医院出来，妈妈要背我走，我不要，还是趿着木屐走。这下子给她抓住了“罪魁祸首”，一迭声问我：“谁让你穿木屐的？是谁？谁？你怎么不回答？”

我死咬着嘴唇，只顾走路，木屐敲打着石子路，呱哒呱，像在示威。

一到家，妈妈要劈掉木屐，我来了倔劲，说没有木屐就赤脚。她妥协了，反复唠叨一句话：“咳，不听老人言，吃苦在眼前。”

她才四十岁，能算老人吗？

5

第二天星期天，妈妈不许我起床，要我躺着养伤；一早熬了赤豆糖粥，说那是补血的。粥太甜，不如烘山芋那隐隐的甜来得自然。

阿芒不会来，星期天，他忙着哩，有时还跟他爸爸做木匠活。他食指和大拇指的内侧有一条“V”字形的老茧，就是在推刨时磨出来的。

妈妈上班去了，屋里只剩下我一个人，闷得慌，只好折纸乌龟，一只、两只……

“呱哒呱，呱哒哒呱哒……”咦，这不是木屐声吗？但那不是阿芒，阿芒的节奏和声调不是这样的……噢，我听出来了，是两个

人，其中一个阿芒。

果然是这样，嘎一声门响，院子门框里出现了阿芒和他的爸爸。阿芒爸爸拎着一只有盖子的饭篮，阿芒托着一只小竹笼子，里边有活跳跳的绿色的东西——一定是纺织娘。

我高兴极了，从席子底下抽出木屐，趿着，一拐一瘸地迎出去。隔了一夜，脚踝反而肿得厉害。

阿芒爸爸放了篮子，两只大手捉住了我的肩膀，仔细看我的头，说：“满头缠纱布，伤在哪里啊？”

阿芒不说话，蹲下去看我的脚踝。

阿芒爸爸说：“出了不少血吧？纱布上还有渗出来的，哦？”

我拍拍头：“哪是血？是红药水。”

阿芒爸爸笑了：“不要紧，不要紧，大伯给你送补血药来了。看，鸡蛋！吃一个鸡蛋长一片血。你不信？你不信就试试看！哈哈哈……”他的嗓门真响，他的手劲真大，轻轻一下子，我不知怎么就坐到床上了。他取下我脚上的木屐，翻过底来，呱呱拍打着，朝阿芒说：“看！看！底里的防滑槽这么浅，这么浅，躲不下一只蚂蚁……”

阿芒连忙把木屐抢过去，说：“别说了，我晓得。”把汗背心往上一捋，露出了别在裤腰上的一根钢锯条。他把小竹笼子放在床上，跑出门去，在院子的石凳上，咕啦咕啦地锯着木屐。他在加深木屐底里的防滑槽。他怎么老喜欢那张石条凳呢？

阿芒爸爸扯了扯我，说：“啊呀，纸乌龟活啦！看，在爬呢！”

我回过头，果然看见一只纸乌龟在爬。

他眯起眼看我，一本正经地说：“那乌龟一定沾上你的血了，沾了活血……”

“不对！下边有只纺织娘！”

“你差点又上我的当了，哈哈哈……”他开心地大笑，震得地



板和天花板一齐哐哐响。

我说：“你骗不了我。”

他说：“别吹！别吹！没忘记去年蛇咬那一次吗？啊！哈哈……”他笑得更得意了，一边朝外走去，他要上工去了。

他就是这样一个人，整天哈哈笑，说俏皮话，从不见他愁眉苦脸，发火骂人。我真羡慕阿芒有这样的爸爸。当然，我爸爸也是个风趣的人，可他常年不在家。他是县委副书记，忙得很，一年中难得回家住几天。

阿芒爸爸走后不多久，我妈妈买菜回来了。我隔着窗子看见她在和阿芒说话。

一会儿妈妈进房来了，买来了甜橄榄什么的。我赶紧跑到窗口去喊阿芒。可是，阿芒不在了，石条凳上只有一堆木屑。

妈妈冷冷地说：“木屐原来是他给你的。真是讨厌。跟好道学好样，跟坏道学坏样……”

想不到妈妈还记恨着给木屐的人，真没道理。妈妈一定对阿芒说了不讲道理的话了，所以他走了，带走了木屐。我赤了脚一拐一瘸地跑出大门去，想追上阿芒。

小巷里静静的，只有几只大白鹅在摇摇摆摆地踱步。

妈妈追出来，要我穿上皮拖鞋，我不穿，赤着脚往回走。回头看见拿着拖鞋跟在后头的妈妈，我心里又不忍起来。

妈妈，你可知道阿芒，还有他爸爸，对我是多么好！

有一次——对了，是刚才阿芒爸爸提起过的，我、阿芒还有东东，去年去田埂上捉蚱蜢的那一次。我被一条小水蛇咬了一口，在脚背上。这是不要紧的，水蛇没有毒，痛一痛肿一块就没事了。东东和我靠得近，他最会出洋相，故意大喊：“阿芒，不得了！楠楠叫毒蛇咬了！”也真巧，阿芒跑过来时，棉田边真的游着一条赤链蛇，阿芒双眼放光，鼻翼扇动，拾起一块土疙瘩猛地向赤链蛇打去……

我和东东反而吓呆了，我们知道阿芒要捉毒蛇了。因为阿芒爸爸曾经讲过一个故事，说被毒蛇咬了，只要马上吃到那蛇的热胆就不要紧。

打过去的泥块分散了蛇的注意力，阿芒乘机敏捷地捉住了蛇尾，迅即把蛇倒提起来。这是极大的冒险，稍一迟缓，蛇就会回头咬人。我和东东急得说不清话，只是喊：“不要！”“别！”……阿芒打死了蛇，用一片碎碗片划开蛇腹，拉出内脏，在太阳光里照照，一捏捏出了青黑的蛇胆：“楠楠，快吃！”我不吃，多恶心。阿芒不相信东东和我的解释，只是逼着我吃，最后阿芒一边哭一边揪着我喊：“吃啊！吃啊！蛇胆要冷啦！”

事后，阿芒爸爸晓得了，先说他讲的故事是个传说罢了，而后大大感叹了一番，拍着我们三个孩子的肩一遍一遍地说：“好啊！好啊！朋友就得这么交，这情分是金银财宝也买不到的哩！”



6

晚上，我把蛇的故事告诉了妈妈。我不能只是朝妈妈发火、顶牛，我要让她知道阿芒是怎样一个人，知道我们之间有什么样的情谊。

我想错了。妈妈听了这个故事，像被刺毛虫蜇了一样，坐立不安，唠叨没完：“你被蛇咬过！你怎么不告诉我？哎呀，这怎么办？多危险！多野蛮！多……”

我掩住耳朵，不听她唠叨。

一会儿，妈妈忽然不说话了。我偷偷一看，见她怔怔地坐在凳子上，一会儿用右手捏左手，一会儿用左手捏右手。过一会儿，她轻轻地说：“楠楠，你怎么老瞒着妈妈，这么下去，多叫人担心啊……我只有你一个孩子，你爸爸又不在家，他工作忙，没时间管



你……”她说着说着，带了哭腔，咳嗽起来，咳得眼圈发红。我忽然发现妈妈本来光滑的脸上有了不少皱纹，本来饱满的嘴唇向两边耷拉下去。她刚四十岁，怎么就老了呢？东东的妈妈，阿芒的爸爸都是四十岁，比她年轻多了。自从爸爸提升为县委副书记，妈妈老跟爸爸吵着调工作。她嫌她现在的服务行业不体面，想乘调到县城的机会调一个工种。爸爸不同意，说按规定调县城是可以的，但工种不能调。妈妈近年来好像变了一个人，和单位里的叔叔阿姨们关系都不好，极少有人到我家来玩。东东的妈妈在小菜场工作，本来常来我家玩，有一次为了妈妈托她买排骨的事，妈妈不再理她，她从此也不再来玩了……

妈妈蹙着眉坐着，不时咳嗽。我忽然觉得她很孤独，很可怜。如果我没有阿芒、东东，还有阿芒爸爸这许多朋友，我也会很孤独、很可怜的。

我走过去，抚摸着妈妈的肩，说：“妈妈，你吃点药吧，爸爸不是给你买了补药吗？”

妈妈回身拉住我的手，眼睛亮亮地说：“楠楠，你是县委书记的儿子，不能和阿芒他们一样要求的。以后，只要你听我的话，对妈妈来说就比吃最好的补药还补。”

我忽然想起了阿芒爸爸说的关于补药的话。我忽然懂了那话的意思。我说：“妈妈，以后你和东东妈妈，还有好多叔叔阿姨和好吧，阿芒爸爸说的，情意是最好的补药。”

妈妈的眼睛又暗了，一撒手就往外走，走到屋门口，回头说：“你懂什么！”

砰一声，房门关上了。

脚脖子没退肿，妈妈不许我上学。

躺在床上，我等待那熟悉的木屐声在小巷里再次响起。可是，我没有等到。

这一天真长啊。我第一次发现一分钟竟也那么漫长。秒针嚓嚓嚓走上老半天才能走一圈。

第二天早晨，东东来了。他等我妈妈上班了才来。东东告诉了我阿芒不来的原因：星期天傍晚，我妈妈到阿芒家去了。阿芒爸爸不在，我妈妈对阿芒说以后不要来叫我玩了，怕影响功课。我妈妈带去了那只盖篮，里头有一沓钱——蛋钱。事后阿芒爸爸哈哈大笑，说：“笑话！笑死人！这种蛋用钱能买得到的吗？”

我能想象得出阿芒爸爸大笑的模样，那不是表示高兴的笑。

东东临走时拿起我床头桌上的小篾笼子，说：“阿芒让我把笼子收回去。”我扑过去抢住笼子，说：“东东，留下它吧，留下它吧……”我觉得很委屈，喉咙里哽哽的。

东东定定地看了我一会，松了手，说：“好吧，我跟阿芒说。”

几天以后，我上学去，阿芒还像从前一样和我好。像约好似的，我们谁也没有提起不愉快的事，就像从来也没发生过。

以后，每天早晨，我还能听到熟悉的木屐声在小巷里响起。但，阿芒再也不进院子来了，清脆的木屐声渐渐近来，又渐渐远去，总是那样从容而自信。这小巷并不是阿芒上学的必经之路，我知道阿芒这样做的用心。

不久，学期结束了，分数单还没发，我家就要搬到县城去了。去城里，妈妈还当服务员，促使她下决心搬家的原因是什么呢？也许，木屐也是原因之一。

搬家那天，爸爸突然被通知出席一个重要会议，没能来，只来